露書

露書卷之二

莆田姚旅園客著

核篇下

莫知其苗之碩碩音緯卽今所謂碩號之碩方輿惡字叶韻此江南北獨得其傳而閩中獨失之

一家仁節重其機如此此句言一家仁一國卽興仁也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引古語以證其機如此也非正文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正以實其機之語也注云此又承一人定國而言誤不承正文而

承引語有此理耶

堯舜帥天下以仁帥閱中讀作率率爲倡率一字兩寫耳今海内盡讀作將帥之帥不知何也

上老老而民興孝注老老所謂老吾老也非耋老吾老推恩之事所謂親親而仁民也上老老則平天下事所謂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也或曰養老是長長事如君言長長是何事答之曰君不讀大戴禮乎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若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則長長

事也

所惡於上節注中兩不敢字未妥只宜以毋字還之

孔叢子載子思困於宋撰中庸四十九篇今書只三十三篇散逸乎或刪之乎

天命節只發一道字故下接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修道之謂教教應作敬下文曰戒愼曰恐懼曰愼獨皆言敬也葢是書原在禮記中自宋仁宗天聖五年四月始以賜及第進士王堯臣以下各一本八

年四月又以大學賜王拱辰以下自此二書始畢行久而漸忘其本楊太史四書眼謂二書首尾皆重一敬字得其旨矣按宋人諱敬高宗所書孝經敬字皆作欽東觀新書敬字皆缺一乀其一證也第敬大臣足以有敬不勤而敬又皆如字或以此必不可易當時只缺乀又不可如

必有禎祥頭時秩有以景星慶雲講者夫祥而曰景星慶雲妖而至山走石泣一恒人能辨之何必至誠大抵妖祥皆在氣兆之先至微至隱卽能辨識故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又曰至誠如神

初學記云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今中庸
禮經作禮儀朱注禮儀經禮也不知指何者爲經
注又云威儀曲禮也按三禮儀禮與曲禮各爲一
書朱注與初學又背矣

自明誠謂之敎敎應作敬其次致曲非敬而何

人不知而不慍人惟見己之是一不遇即怨天尤人
君子守己忘遇即不遇亦反求諸己而已故曰不
見是而無悶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重敬事及節用敬事方能信未有不敬事而能信者節用方能愛人未有不節用而能愛人者玩兩而字自見

無友不如[illegible]徐幹中論云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此言深得君子之心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子曰君子不器謂其身皆道而不囿於器非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之謂也吾鄉林三教主如是解往見楚中官應震

制秇主此意

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非舞於大夫廟庭雍於大夫廟堂也葢三家爲魯公子孫見魯祀文王因謂巳亦文王之後而祀文王於家廟此八佾雍徹所自來也不知大夫只得祀始爲大夫者僭禮之漸尊實啓之矣

寧儉注汙尊而杯飲今作杯飲誤葢汙地爲尊之時必以手掬飲又安得杯

管仲反坫注以爲反爵之坫攷逸周書作雒篇云乃

立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
注云反坫外向室也廣雅釋宮室云反坫謂之㘭
㘭亦廊也管仲反坫亦必向外之室今解爲反爵
之坫未知所據若以爲曲禮士於坫一之坫乎則
士禮而管仲非僭矣况以坫而强解反坫可乎
富與貧注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
密則其取舍之功益明矣此說殊未見道自古豪
傑素負涵養者一當貧富變色變操者靡靡而然
若素無存養能取舍者未之有也茲君子之能取

舍皆由無終食之間違仁來不然存養功疎取舍先亂矣安得云取舍分明然後存養功密耶

朝聞道夕死可矣按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道謂之聞則猶粗也何以夕死余問之焦弱侯弱侯曰聞字今學者看得細余笑曰幸而爲孔子之言耳

汶上古中都地孔子嘗爲中都宰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蓋欲依孔子也

仁者樂山注云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此得山

之體而未盡仁之德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之所以樂山也

仁者壽中論云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

又引殷王中宗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國享國五十九年此論最宏遠若靜而有常之註而顏淵竟夭天年何以解之

或問仁者壽荀悅申鑒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或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在其中矣此論迹淺第曰不傷物不違天不違人則亦利物之意較俗說為宏拓

子罕言利句與命與仁句江南北皆如是讀唯蕭中讀作子罕言句利與命與仁句余嘗如是讀盧觀察循楹數廻因告余曰君讀為有義

王新建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詎以此望人

事物紀原及中華古今注紀被引鄉黨篇必有寢衣則寢衣者被也後人執衣字遂誤爲上衣矣

家語注載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卒年三十二則孔子始六十二也孔子二十而生鯉鯉五十而卒則孔子已六十九矣且顏卒哀公五年鯉卒哀公十二年先後自明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何也或曰聖人設論耳果

若所云幾於小人怒罵矣而謂夫子然乎

禮記諸侯元端以祭端古冕字論語端章甫之端未必與禮記異

古者龍見而雩曾點暮春數語王克以爲言雩祭也孔子與之者與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不然方問用世而與其無意用世不相反乎葢大雩之祭舞童暴巫所言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浴乎沂浴者涉也風乎舞雩風者祭風也周禮邦有大災則歌哭以請故有解風爲吁嗟也詠而歸歸饋也詠歌而饋祭也古歸饋

通用歸孔子豚是已儻如朱注則暮春詎可浴可風之候世儒守師說因仍不察耳

壬子順天鄉試出爲國以禮題中秋次夜集阮堅之先生宅先先生謂此句是稱子路能爲國以禮余因憶注中蓋許其能句方有着落閱十方家新說評亦作如此說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彼廣韻作彼彼邪也

高宗諒陰諒照察也陰默也闇也其義甚顯而注云未詳

王新建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

情君子恥之之意

蕭墻朱注屏也按今親王府外墻曰蕭墻郡王則只

曰墻闕中中州士人人人能辨之之朱未聞方言而

妄謂之屏也

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蓋以操心者斂志凝

神若鷄伏卵常静常覺不寂不馳奕者專心致志

雷霆發而耳不聞太山崩而目不瞬珍味不假於

口絲竹不淫於心心斂在奕有類於操存故孔子

稱其猶賢

箕子爲之奴古者男子有罪入于隸隸即奴也然刑書有爵者七十者未齓者皆不爲奴今箕子以太師而爲奴見紂之失刑也非如注所謂囚箕子而爲奴也

鳥獸不可與同羣解者謂人不可與鳥獸同羣往余讀淮南子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始解書義謂鳥不可與獸同羣也同謂之人則安可辟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

周有八士朱注未定其隱顯今稱爲盛世多才不知何所據余以爲亦隱者流耳蓋此篇皆紀聖賢流落不偶遺世獨立之事唐蕭穎士遊蒙山詩仙鸞時可聞羽士邈難覩此焉多深邃賢達昔艮秘尚子捐俗緣季隨躡遐軌則季隨固隱者也朱子曰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亦皆一世之高士讀者可致思焉又按穎士所遊廼魯東蒙余意季隨周士所隱必終南之東蒙

顏士亦影響用之耳終南有東蒙峰老學庵筆記辨之詳矣

周公謂魯公節舉先世用人忠厚之意正以見八士節多才散逸不能法祖用賢故耳二節當是一章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非謂夫子生而人榮之死而人哀之蓋謂夫子得邦家則邦家之人生者得其所以生死者得其所以死耳不然上四句方指邦家此兩句忽言夫子文已不順又生榮死哀何足爲夫子重而忽及之也此車清臣之言而余聞之清

臣曰榮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理也蓋春秋時人不得其死者多矣不得其死則謂之畏不得謂之哀也又天下人若禽獸然父母兄弟之死漠然或不相關夫子得邦家人於死者亦知哀而盡死之禮矣

禮恭敬撙節撙從手音忖裁也今不達農詩注作樽節誤

刺人而殺之刺七迹反音戚世讀音次者非貨殖傳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即今刺鞋刺血皆呼爲戚書

獨讀爲次者俗師沿譌耳

四書一字有兩音者如王者必世而後仁王平聲是心足以王矣王去聲葢論自然與作爲耳今海內俱讀作平聲楊用修嘗辨之矣又如有復於王者曰復音伏如請復之復音嗅原有兩音癸辛雜識亦辨之矣今惟閩中辨此海內盡讀作伏葢亦難返矣

周九府有錢布刀刀布皆錢也布作布形刀作刀形今其物猶有傳者屢無夫里之布布即其物也非

所謂布縷也檀弓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周禮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供之皆其證

孟仲子注以爲孟子從弟孟氏譜謂是孟子之子兗府志謂孟子子睪譜載睪爲仲子子

孟子將朝王注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大小兩字非蓋丑所言君臣之正禮但不可以處賓師耳孟子自處客卿難於顯言故就事以答之安得謂丑所言爲敬之小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在臨淄南二十里今猶呼晝邑

晝作畫者不敢遽改者應未至齊地耳北人今仍讀晝作譌

不爲厲陶冶陶即窯字猶咎繇之爲皋陶崔駰曰胚

腜一陶是也今讀作濤誤

王季不謂陳仲子與齊同姓慣宗人之爲纂避兄離

母有所託而逃也得其隱衷矣

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孟子之意以蚓無求於人

仲子未必如蚓之廉也不知蚓避清聚穢以譬仲

子已非其倫況欲仲子似之若必克仲子之操余以爲蟬而後可

禹惡旨酒章或曰重周公思兼也前四段特敘所思兼之事耳

於禽獸又何難焉臧晉叔曰人之横逆比於禽獸置之不較一恒人能之葢難讀如字則有躊躇憂慮之意故下云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孟子論禹傳位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矣又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子薦之矣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則贄矣何則益非無薦丹朱商均未至桀紂耳

周禮春官駹車雚蔽然複髤飾注云然複未詳按然者果然也獨猴類有急難則羣赴以然皮為複取此意耳

六彝有黃彝者黃目彝也注引儀禮云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也余按埤雅云黃目蓋以龜目飾尊今龜目黃而許慎解字說罍亦曰竊目洒尊是也則儀禮之解亦寫其義而不着其象矣

考功記桃氏爲劒桃能伏邪去不祥劒亦以辟邪故

爲劒屬之桃氏

鳧氏爲鍾昔賢謂周官立名皆有取義獨爲鍾而曰

鳧氏義不可解余按鳧以晨暮羣飛聲如風雨鍾

以晨暮鳴其節相符故爲鍾而謂之鳧氏也

㮚苞生最堅固量豆區鬴正欲其固故㮚氏爲量

㮚之爲事順陰陽發歛之理明寒暑燥濕之節黄鍾

之類正順時之物故鍾氏㮚羽或曰羽輕物㮚欲

其沈耳

王充嘗引爾雅以辨景星曰四氣和爲景星今本作
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氣字作時星字作風又
多爲通正三字必今書之譌不然既曰四時和謂
之玉燭矣又曰四時和謂之景風不同一和而有
兩名乎且爲通正三字亦費解

王充嘗引爾雅以辨醴泉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
之醴泉又曰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
之味甘也甘露亦謂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
味甘也然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

萬物之甘露也按此則漢所傳爾雅爲甘露時降無疑今爾雅作甘雨時降一字之訛相去懸隔矣且此並上段俱載爾雅祥篇王克謂居四時篇亦一誤也葢爾雅題在章後王克以章前爲題耳

鼠而豹文終軍賓攸皆以爲鼮鼠矣郭璞贊亦因之余以爲豹文者鼨鼠也觀爾雅鼶鼠鼨由則鼨鼠豹文爲句可知豹文應屬上鼨鼠不宜屬下鼮鼠矣

春秋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儒者以爲有缺誤葢以

七月烹葵及菽故耳然豆之種類頗繁而冬熟者亦甚夥詩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見春秋非詭文矣

游吉曰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注云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誤所謂地義者如山川吐雲而爲雨不曰地雨曰天雨臣任其勞君尸其功也

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後引用者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遂以楚士爲楚女矣

國語伐吳軍政篇明日遷軍接龢按孫子軍爭篇交
和而舍和軍門也接龢亦交和耳注曰上下皆和
穀梁云水北爲陽水南爲陰今漢陽府在漢之南宜
曰漢陰而稱陽則穀梁之攷亦未足據也
穀梁傳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今讀者皆以長音掌
、余以爲當音常蓋牛老則齒短馬老則齒長若謂
馬猶吾馬也而齒稍加長耳
家語五鑿爲正心從而壞正者政也猶昔日之羊子
爲政心爲政政則以小事大以賤事貴五官爲政則

引之而巳今注謂五鑿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
色心巳從外物所誘而壞矣非
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
則言善而行非一則貌惡而行美自家語及韓非
謂子羽貌美行惡後世遂因之莫矯其非行不由
徑之人而以爲行惡可乎
楚辭注云禹治水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
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啟禹曰歸我子於是
石破北方而啓生列女傳曰啓母塗山之女禹取

四日而去治水啓旣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塗山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是塗山未嘗化石也

離騷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按岳陽風土記渚作瀟瀟與余始同韻今刻皆作北渚非

管子祼體紉胸稱疾紉胸應是束胸觀吳均詩輕雲紉遠岫細雨沐山衣意自見注云紉摩也謂自摩其胸不知何所據

管子弟子職左手執燭右手折即即燭燼也今書作

右手執燭左手正盡燭盡何須正左手正之不既背乎詩紀作正櫛櫛注作卽是矣但左右兩字亦錯

老子之學多以爲縱横家以其經有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不知老子之學本之黄帝帝金人銘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世未有譏貳黄帝者

道德經本之金人銘銘之言約經之言詳

道德經如春登臺春登臺含如許景趣今用者皆作如登春臺

佛是老子弟子按唐僧惟哲進香花表云眞元皇帝東辭函谷西入罽賓使尹喜爲佛與胡王爲師討本尋源乃知佛是老子弟子化胡經内具有明文西域傳中非無事跡

文子曰以數集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數集數年也今本作數算不若數集爲古矣藝文類聚引淮南子作數離之壽離者載離寒暑也尤勝於數算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藝

文類聚秋部引此作浮雲蓋之蘭部引此作叢蘭
修發必有一誤矣淮南子引用亦作浮雲蓋之而
叢蘭句又作蘭芝欲修
於陵子云臣之首逢胡而宜臣敝帑帑字訛按方言
陳穎之間大巾謂之帑又廣雅頭帑幧頭也必此
敝字而帑字尤順帑音巂
或問良弓之子必善爲箕良冶之子必善爲裘何謂
余答之日用者誤也列子引古詩言良弓之子必
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觀先字意自瞭然郎

學記亦云必學爲箕必學爲裘也

莊子楚之南有冥靈者齊民要術引此作楚之南有

宜泠者或作冥泠字異音同不妨互用乎

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

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

此言魚鳥以類爲美而不知人之美故曰四者孰

知天下之正色也自初學記採魚鳥二句說者遂

失其義謂美貌爲魚沈鴈落之容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顏氏家訓載延篤云尸雞中之

主也從牛子也當爲雞尸牛從今蜀本引延篤注

國策者乃作口雞中主後牛子是師曠濟導也

董子裒然爲舉首裒音佑詩實穎實裒裒禾之先出

者故稱爲舉首今用之者或作裒然或解裒爲衷

沿訛而不攷耳

余曰礭傳云莽何羅反走趨臥内欲入行觸寶瑟僵

日磾得抱何羅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

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注云胡

頸也余謂胡頷也狼跋其胡是也人頷爲人捽則

氣閉而失勢故捽其頷而投殿下也

椎埋之風江以北猶有之以鐵椎長數尺隨地而椎
過轡則知下爲古塚即抉所埋之物故謂椎埋今
注王溫舒傳者謂椎殺人而埋之也余舉此以正
之廖季符曰誠如君言不然殺人者又暇埋人耶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
倚市門倡家也所謂目挑心招者

賈誼聖人有金城比物比志也今用者多作此物此
志

漢武帝呼朔來朔來朔與東同音東東爲棗東方生

因射其爲棗係文長謂因來來二字射其爲棗誤

孫叔敖曰荆人鬼越人鐖鐖即禨字鬼俗而好禨祥

也鐖字甚古今淮南子及楚辭机皆刻作禨儻書

爲鐖或反指爲訛矣

楊子法言云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篡取也今用者

多作何慕焉

木牛流馬今人皆謂爲武侯所創按蕭元别傳元牒

與亮曰元等輒推意作一木牛連仰雙轅人行六

尺牛行四步杜佑通典注又云按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則蒲元諸人實創設之今皆歸於武侯盛名之下衆美集之矣

沈約謂蕭曹扶翼漢祖滅秦寧亂有功於世故魏氏時桑於前皇齊握符於後第南史齊高帝論云據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爲先祖之次望之本傳不有此說齊典所書便乖實錄顏師古注解漢書已正其非矣又考曹瞞之父嵩夏侯氏子爲曹騰養子嵩子桓之竊據漢祚於

曹參何與焉

魏略曰田豫爲幷州刺史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後悉付外司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夫金至三十斤以一袖受之有是理耶非當時上下相蒙則史官張皇之過也

魏董尋上書有衣冠了鳥之語李本寧先生引解者

數種謂終未快余按說文曰了𢓜鳥原作丄綰紐音鳥不知書何以直作鳥又按魏明帝大興宮室羣臣皆負土尋諫云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則了鳥者因舉土而衣冠懸挂耳

今人詩詞於事母者多引孟宗竹筍事按秇文類聚宗母嗜筍及母亡冬節將至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筍為之出得以供祭是竹筍為亡母事今

川之於燕喜之日可謂不知忌諱矣但劉殷丁固亦曾泣笋

世說陳仲弓為太丘長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在草者昔人謂生産曰坐草

世說新語文學注云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為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攷之乾鑿度云孔子曰易者

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包籥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內也光明四通效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入卦錯序律曆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孳結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無感動淸淨炤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變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以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呂九

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已擅寵殷以之破也
任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
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
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是注與原書訛錯二十
三字遺落二十九句或謂尋章摘句則天地不變
不能通氣君臣不變不能成朝此必不可易者今
曰天他不變不能成朝非錯落而何

曹娥碑文爲度尚弟子邯鄲淳譔今攷度尚傳及魏
書邯鄲淳傳皆不言作文事又攷碑文作於元嘉

元年魏書載淳黃初初年爲博士給事則相去七十二年矣淳即弱冠爲文不九十歲耶後攷世說新語注作文者爲邯鄲子禮魏書載淳字子叔實兩人矣叔一作淑

世說謂曹操閱曹娥碑見蔡邕題其石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操不即解楊修解之第操未嘗過江何由閱此有按典畧辨之者云魏文帝爲世子過陳太丘碑見題黃絹等字不即解楊修答曰陳寔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此絕妙好辭也當以此爲

正雅是碑辭爲邕撰則題黃絹者又不應是邕矣

謝萬往王恬許王入內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了無酬對意萬還安曰阿螭不作爾今秣陵猶謂不貴重曰不作

王敦病危使郭璞筮璞曰壽不必久敦怒曰卿壽幾何曰命在今日日中敦遂收璞璞曰吾必死雙柏下隨果然是璞死在敦前又顏含致仕璞嘗欲爲之筮含卻之二事攷郭璞顏含傳俱未載年月今綱目載王敦死在甲申太寧二年顏含致仕在戊

戌咸康四年是璞死十五年後猶能爲顏含筮也

抱朴子釋滯篇稟君起石而汎土船沙壹觸木而生

羣龍今本作廩居起石而汎土船沙丘觸目而生

羣龍書三寫魚爲魯帝爲虎不信然乎

博物志云長狄僑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十丈

畝積之爲三十丈計其人如龜鼈耳柳何不經

也

治鳥者木客之類鳥形而人語時作人形高三尺入

澗取蟹就人火炙食之今博物志搜神記並作治

鳥恐久而眩人聊記以正之

木癡馬蟥也俗呼水蛭之訛李石續博物志載治木癡之法今本作木癡令人不辨爲何物

秇文類聚紀馬引說苑云鵲食猬猬食鵕鸏鵕鸏食駮駮食虎攷說苑有鵕鸏食豹豹食駮秇文脫落矣又按猬者犬之任駮也鵲食猬而誤爲猬耳說苑仍作猬是矣又鵕鸏山雞也狻猊獅子也聞狻猊能食豹未聞山雞能食豹也則說苑與類聚並訛矣

秘文類

又初學記金門引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此四

語乃參同契注中徐景休語也今引爲正文見注

與正文混雜爲一自唐巳然矣

韻府羣玉引古今注云梓爲木王又云木莫良於梓

今攷古今注脫此兩語

晹車志載一人陳乞改名雍觀王荆公椎其義及閱

山海經廼知爲水官之名其人後果沒淮水今按

山海經無雍觀二字

刀劍錄章帝鑄一金劍投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弘
景云按水經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人俗輒
沒不復出今查水經注不載此
陸深燕閒錄曰頃見盤瓠蠻誓狀云某等旣克山職
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
得生事者上有太陰下有地府其翻背者生男成
驢生女成豬舉家滅絕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
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
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

又曰具載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今閱虞衡志缺此段見書多脫落也

尤射非尤射覩其所為詩及所引詩皆男女相悅之辭是知有所託而作者末篇濟于鵜水失厥禽獲越于里其隱為沈野作者姓名乎（春渚紀聞載宋人餘杭有沈野）

貫耳集云崇寧錢上字蔡京書崇字自山字中一筆下寧字去心當時因語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頃余得此錢為八分書崇字則山字中畫透至示字上畫而止寧仍有心張端義在宋所見必真今何

以巽豈錢書有兩耶

古字愈傳愈訛如白翰今作白鷴蒟蒻今作薯芋箴之爲鍼鍼之爲針盌之爲碗塸之爲甌帊之爲帕鞾之爲靴蓋亦多矣

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注云川竅也則水之稱川非以其竅地而出乎而川亦可爲穿矣泗水縣泉林有碣云子在川上處孔子之在川上卽未必此然泗源竅地與川義合見碣不苟立

女墻者人掩避以窺下若女子然故曰女墻釋名謂

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眞謬悠矣

入東省見耕者必以三牛始悟犇字之義

曲中謂不溫雅輕跳善觸者爲粗鹿性善觸三鹿爲麤其義明矣

或問妍媸之義曰蚈螢類身有光彩垂垂也其形蠢蠢然妍媸之義見矣

踟躕即蜘蛛凡猶豫才能諸字皆借獸名踟躕只解云行不進而無出處余以爲字本蜘蛛蓋蜘蛛織網往而復還故行不進曰踟躕梁昭明太子詩曰

麗鶬鶩尾風度蜘蟵屋

蛹郎螽字俗書也今齊魯公移多有蝗蛹字皆讀作南恐數世之後遂眞以爲南字也

齊中以蒲爲薦合兩爲一謂之蒱合攷之字書盍蒲薦也是此盍字亦作蓋陳仲子之兄蓋祿萬鍾蓋邑在今青州沂水縣其地猶出蒲薦

萷音蒱篨萷之萷賨音青脯傅咸扇賦云維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篨萷

陸機扇賦云各有托於方圓蓋受則於篨萷舍茲

器而不用顧爰取於烏羽序羽爲韻其一證也

王右軍丹陽帖帖作丹楊解云地多赤柳故名又按

王子侯者年表亦作丹楊今通作陽

古有三老五更蔡邕曰更當爲叟字之誤按嫂俗通

作嫂則更當爲叟無疑矣

梁費旭詩不知是耶非簡文曰旭不知其父諱是戲

語然晉曲耶婆尚未眠又唐太宗與諸王手書皆

書耶耶是知耶字古不加父

醬瀶音斛突醬瀶虫瀶酒中之虫也今俗多呼醬瀶

亟而字直作觴寔多不知作此

正月之音征避始皇諱耳今有何諱猶然不正膠於

故而汲其真也

費宰之費音秘今費縣曰肺縣州邑之名亦訛至此

蔡蔡叔及書二百里蔡蔡皆音撒今皆讀作菜

崔駰達旨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厲音烈伊皐不事奚

論范蔡蔡音撒始叶韻

說稅脫同今用說桎梏及堂阜而稅之不稅冕而行

皆讀作脫而說于桑田未知所稅駕稅介免冑又

讀作帨一字兩音沿而不察

揆有兩音一音葵詩天子葵之注云葵揆也是也一音跪納于百揆上無道揆是也余里中作此讀江南北槩作葵音

顏黄門曰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今洪武正韻亦列藩音俗沿而難變也

縣者懸也謂民懸於君也州者嶋也聚也府則六府五藏之説謂其可以藏也故曰青州曰兗州曰太府曰少府各有義也今曰青州府曰兗州府旣仍

州名復加以府是儒履鞋鐃草鞋之類也

佛家慈悲之義慈則春生悲則秋殺亦如吾儒德刑之謂故云殺一闡提勝供五百羅漢今持慈悲之說者即虎狼毒螫之物皆欲放生愚人則可賢者可嗟

闌干參差貌北斗闌干苜蓿長闌干玉容寂寞淚闌干皆是也今正韻於苜蓿曰盛貌於淚曰流貌皆影嚮之語如是則北斗之闌干謂佳於廊檻可也

西內有余辟橋問之中貴云余音斗 但字書不載豈

古有金水橋而縮爲一字乎

董博士旌一醫者書爲我祝齊四字或問祝齊之義曰周禮云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祝音注注同齊卽劑也

淸江浦鈔關門前書司察白箸或問白箸之義曰高雲有白箸歌江淮之人多白箸大抵謂額外無名之征出劉晏傳又春明退朝錄所載謂世人謂酒酣爲白箸其意以人不堪其困必顛沛酩酊其說尤新

王百穀嘗作書與于文若而中及余曰牡丹芍藥皆題徧無令姚君獨咏鼓子花或問鼓子花之義余引後山詩話以答之曰杭妓龍靚有詩名張子野居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

事物紀原引書斷曰漢左中郎將蔡邕作章草雲麓漫抄謂章奏之草曰章草則章草非章帝草矣

淳化帖章帝書非章帝書或後人集章帝書耳千字文爲梁散騎侍郎周興嗣所撰章帝安得先書之

散騎之撰此因上有右軍草書千字命以韻語屬之今草書不傳傳右軍書者文與散騎異

梁高祖武帝名衍字叔達淳化帖分爲兩帝

鍾繇得長風帖筆意辭氣皆類右軍且長風松等王帖有別見此爲右軍書無疑

王曇首王珣子僧虔父淳化帖作王曇故帖中首字解作答

孔琳之字彥琳梁武帝評其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帖作孔琳

薄紹之南宋給事中梁武帝云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帖作唐人

宋儋唐人也帖列於古帖中

右軍餞行帖是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集右軍書代申帖是孫智永書有辨之矣僕近修小園及得華直疏二帖是大令書未有辨之者慶與華直皆子弟名惟大令帖屢見

右軍疾不退帖大令帖中重出何也筆法少異耳

嘗同徐興公在謝在杭席席只八人有行觴政者以

八爲題依對類分門門稱一事其人先云八風次余稱八天或日有九天無八天浮白余余受而飲之按佛經有三十三天謂東西南北各有八天而統於忉利天故謂三十三天時坐多博雅竟無一人證之者

先儒嘗謂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故月一月一周天日一年一周天葢言日行遲月行疾也余謂不然日每日寅出於東未嘗少變月酉出於東自望後每夜輒稍遲數刻至月將盡則五鼓始出是

月遲而日疾也

王克言日初出徑二尺余嘗臨東海觀初日踴躍波浪中徑丈餘是王克未始見初日也

小兒問日遠近於孔子孔子不能答王克斷以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以日中溫日出入時寒也余謂不然日初出時夜氣尚涼故寒日中則日氣蒸曬已半日矣故溫不得言出入遠日中近也又日初出側視則大日中正視故小不得言日中遠出入近也

徐整長曆云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與騏驥之步相似據此是日晝夜始徙兩規皆揣摩誕妄之談也

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極景極長律當黃鐘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按冬至管三寸九分最短自司馬遷誤以爲九寸俗遂云最長然賀履長者至日後日漸加長管亦漸加至九寸故云履長也

白帖云星無光日照之有光舊曆說云月無光也光生於日余以爲不然蓋星月皆有光且則爲日所

掩及日落始見其光耳驗之日蝕明星煌煌其二
證也儻星月無光惟日有光則宜云一光一曜不
宜云三光七曜矣
說者謂堯時十日並出羿射其九又云羿得不死之
藥其妻竊之逃於月中曰嫦娥王弇州曰羿能射
日獨不能射月耶因作詩按瞿宗吉曰后羿空能
殘九日不知月裏却容私王長公之意本此
白虎通曰景星大星也王充嘗引爾雅以辯之曰四
氣和爲景星言景星連四時氣和之名非并着天之

大星也

閻元亮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人皆謂醴泉從地中出即漢巳有此說矣王充嘗引爾雅以辨之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謂醴泉乃甘露也即今稱甘露爲天醴可證世以甘泉爲醴泉不知曷始遂譌以傳譌至是

十二屬如子鼠丑牛之類蓋十二支配二十八宿按星禽角木蛟亢金龍在辰宮故曰辰龍氐土貉房日兎心月狐在卯故曰卯兎尾火虎箕水豹在寅

故曰寅虎斗木獬牛金牛在丑故曰丑牛女土蝠
虛日鼠危月燕在子故曰子鼠室火猪壁水㺄在
亥故曰亥猪奎木狼婁金狗在戌故曰戌犬胃土
雉昴日雞畢月烏在酉故曰酉雞觜火猴參水猿
在申故曰申猴井木犴鬼金羊在未故曰未羊柳
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在午故曰午馬翼火蛇軫水
蚓在巳故曰巳蛇每宮兼二宿唯子午卯酉四正
之方星辰至此轉移稍遲故三之又附隱居本草
注略所引子則鼠也蝙也燕也丑則水牛黃牛兕

牛寅則虎豹貙卯則兎狐貉辰則龍蛟虬巳則蛇
蚓蛞蝓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羚申則猿猴猱酉
則雞雉烏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貐也蒿猪也以
爲十二支上應三十六宿其說甚明楊用修謂朱
子不解巳乃引說文巳象蛇之形亥象豕之形之
說以實之則鑿巳
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小大盡
決定不差殊謂看本年至後餘幾日即爲來歲之
閏月餘一日爲一月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十一月

大盡冬至二十四日餘六日來歲應閏六月今閏四月卻差兩月按雲間陸深燕閒錄載庚寅年十一月大盡二十三日冬至明歲置閏六月已差一日今且二日曆官不惟不致一異事也若執月無中節為閏則歌括之言反妄耶

九州分野頗明今浙閩東粵俱屬牛女滇南并屬井鬼黔中并屬參井何數星所屬獨遼濶乎蓋閩粵滇黔非九州之舊想後人強附耳元微之送客遊嶺南詩云波心攤樓閣規外布星辰其見卓矣

晉秦蜀鱗次西方今分野移蜀於觜參分則越秦隣晉矣星有錯綜地難移縮其誤明矣葢蜀原屬鬼分李白詩捫參歷井是也

通典載殷制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按二百一十國得地一萬三千二百里已與方千里之數乖矣又安得附庸閒田耶通典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按九州天子畿内千里矣

外只八州則楚國只一千六百八十所云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卿三百三十六長適合千六百八十之數安得千七百七十三耶

爾雅釋山云獨者蜀蜀亞名好獨行故山獨曰蜀汶上之有蜀山維揚之有蜀岡皆獨立之山也今或指山似巴中或云脉從巴來未讀爾雅乎又管子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蜀音獨祠器也甚不然謂山如祠器尚可不勝於似巴之陋耶

道經云崑崙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旌

記終南山云中南即終南中南者言居天之中都之南則天中不在洛陽明矣而汝寧又有天中山皆謂天地之中則不得其解矣海内甚廣中州去東海甚近其三陲甚遠謂之禹九州之中可也不應曰天地之中日影獨此得中也

今之言區域者湖廣稱楚南直隸稱吳浙江稱越福建稱閩東西廣稱粵畫然不紊矣第余按寢丘者今之固始縣也孫叔敖曰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則固始與越隣

矣固始今與鳳陽黃州界是濠稱越也傳亮從宋
武帝平關中詩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是徐揚爲閩
中矣梁元帝去丹陽尹荊州詩分符蒞閩越終
然慙勵精是荊州爲閩越也劉長卿酬李郎中夜
登蘇州城樓見寄詩日照閩中夜天凝海上寒是
蘇爲閩中也太伯逃之荊蠻一作荊閩是姑蘇爲
荊爲閩也華陽國志稱哀牢歸義其地東西三千
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種閩越濮鳩獠
哀牢今雲南之永昌也是永昌至交趾西粤皆爲

閩越矣見古之閩越地方遼濶不獨一福建也

劉熈釋名云荆州取名於荆山也則山之名荆又何所取又云必取荆爲名者荆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常警備之也又云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辛楚之禍也皆以臆釋不知楚者荆類曰荆曰楚皆木名以地多此木因名耳

釋名云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余按越蕑也左傳云大路越席又越葛也吳都賦焦葛升越弱於羅紈潛夫論云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

箭中女布則越之爲越因地多葛越而名耳又按

甘石星經載有越星在婺女之南經國分野安知

不以星而名之乎劉不此之攷而以臆說後人妄

矣

滸墅關初名虎嘐按吳地記云秦始皇東巡至虎丘

求吳王劒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劒擊之其虎西

走二十五里忽失故名其地爲虎嘐後唐諱虎改

虎爲滸吳越錢氏諱鏐改嘐爲墅滸音虎今直呼

作許

管子令諸侯之子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武古與虎同虎材之爲武林說者謂始於避唐諱殊不必然

顏衎梁龍德中官臨濟臨濟有針姑廟里人奉之甚謹衎以爲淫祠焚之針姑不知何神未攷其始臨濟今章丘縣與壽光隣壽光古斟灌氏地針姑或斟姑乎亦杜拾遺廟而訛爲杜十姨乎

雲間舊有牽牛織女祠或云牛女一歲一會不宜並祀因去牽牛只祀織女而廟名曰黃姑祀織女而廟稱黃姑亦好新不攷之病也

異聞集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枕盧生睡炊黃粱未熟而寤今地名黃粱夢是也呂翁在開元中非唐末呂仙明甚今所祠爲鍾呂二仙訛傳黃粱爲鍾呂事不知作之者何人信之者遂盡人人

展禽論祀爰居曰烈山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杼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今曰殖穀必始神農而罕及其子稱稷必曰棄而不知有杼

洞庭君初稱湘君故洞庭有湘君廟後遂改稱洞庭君湘夫人則湘君之夫人也蓋岳陽風土記可攷先是屈原九歌亦未嘗指爲二女稱爲堯二女始於秦博士之對始皇遂令後世以洞庭君爲婦人以妻爲妹又以洞庭君夫婦爲舜二妃爲千古不剖之冤

說者率謂閩庠序興於常袞按唐語林云閩中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緩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及弟

蘊與歐陽詹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是庠

庠之興始於李錡不始於常袞矣異學編亦云錡

爲觀察在大曆八年袞在建中初想李錡後反故

美名獨歸之袞耶又按薛令之閩元初爲東宮侍

講林披天寶十一年明經則文物之興亦不自建

庠始

閩語鼓國賓至關尹以告以是知關尹喜亦關尹之

名喜者今以尹爲姓

計然今直以爲姓名按史記裴駰注計然姓辛名研

字文子今有文子書柳州辨文子注亦同而濮志作姓韋名文子想訛傳耳

前涼索綏傳張重華宴羣臣于閑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為何綏曰孔子婦姓开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刑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今刻本开官作拜官元杲作元泉胎珋作貽則

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注國語者作名禽字季誤

易自孔子授之魯商瞿子木子木授橋庇子庸子庸授之江東馯臂子方子方授之燕周醜子家是橋庇者橋姓庇名字子庸魯人也馯臂者馯姓臂名字子方江東人也楊用修以爲庇子庸則以名爲姓以字爲名矣以爲馯臂子方則以姓名爲姓以字爲名矣

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者也

呂子曰東方之墨者謝子秦之墨者唐姑果是也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聃當姓老孔子當姓

儒也

孟子之父名激孟之先爲魯孟孫氏曰孟孫激字公宜母仉氏今世謂父名激公母姓仉者謬方伯文恪文廟致亦因之見余言而欣然正之仉音掌

齊蒙有董之䕃菁楊用修謂是三字名余意之字助語耳如王光介人字子推而曰介之推

荆軻字次非曹參字伯敬魏徵字玄成宋齊丘字超回佛印名了元俗姓名謝端卿

世謂董仲舒爲董永子永千乘人奉父避亂安陸仲

舒廣川人兩不相涉豈以永子名仲而誤耶董仲善道術雲柱多蛇仲書符於石以鎮之蛇絕人謂爲織女生故多靈異

東海孝婦姑死爲姑女所誣于公以爲寃者鄒城誌引通志作竇氏不著其名按搜神記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于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若枉死血當逆流旣行刑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極標又緣旛而下此事誌旣不載世亦罕有談者

古今逸史凡例有所謂崔鴻周稱皆逸史之鴻筆按

漢圖稱著陳留風俗傳三卷凡例所引必此人也

而圖錯爲周耳

顧姓也風俗通漢有太守顧先今姓顧者直作賴

范丹滕誌作范冉丹音冊焦弱侯亦曰觀其字史雲則

名冉無疑

丼音膽姓也古有丼春今失一點以爲井春

鍾繇繇音姚與咎繇同今讀作由即學士不免

宋衷晉人也宋音森李鼎祚易解引之今易解刻本

作宋衷

李鼎祚易解有曰蜀才者范長生也一名賢一名延久一名九重一名支李雄尊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河東安邑人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克母

陽羨吳龕即得五色石夜化爲女子者今述異記刻作吳合龍爨鮑照因唐人避武曌名竄照爲昭章昭因晋人避司馬昭名改昭爲曜後雖有辨之至

今猶有莫決爲誰何者茲吳龕若不一指其謫安
知後日不指合龍爲的名反以龕爲誤乎
輔世祐據丹陽叛李衛公靖爲之安吉舊屬丹陽土
人德之玉磬山之祀衛公以此碑載其事與史合
近李爾權名臣錄李德裕傳引平世祐事蓋以德
裕亦封衛公因而誤耳
顏魯公作宋廣平狀今集中逸其字有以廣平爲字
者誤廣平公封爵也
楷書有柳誠懸書誠懸公權字也公權書耳或以柳

誠爲姓名以懸書爲懸胱所書可笑

博異記稱谷神子還古纂胡元瑞以還古爲谷神子之名第序稱只求同巳何必標名則知還古亦必非名余見耕餘雜錄云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有谷神子序而不顯姓名攷之唐人馮廓也

南漢劉巖改名龔後復改名龑龑音儼古無此字巖以飛龍在天創此名郭尚書劍記作名劉龔儼誤矣如南岳夫人魏華存劍記作魏華或傳寫之落耳

父者成人之稱故古人旣字又益以父字如弗父何正考父是也今人旣字曰某父又加一父字則贅矣

闕里聖像猶仍袞冕史直指學遷曰袞冕者以宋元封王爵今稱先聖先師則宜仍司寇之冠服矣

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葢束髮之冠耳及貴常冠魏了翁遂誤爲朝見之冠故古今攷云以亭長自爲竹皮冠亦見王制之不明葢未攷耳儻眞以竹皮爲朝見之冠成何模樣

南海守鮑靚每夜訪葛洪於羅浮山達旦乃去人訝其數而不見車馬密伺之但雙燕飛至網之則雙履也今人只用雙鳧事

丹鉛續錄云南史輿服志有鷩鴙鵯知四色用修曰鵯音卑白色餘未詳余按南史無表志云輿服志者誤又按山海經白翰即白鵯白雉也爾雅鷩赤雉鴙黃雉秩秩海雉知雉而黑在海中山是皆以雉言色而知字實秩之訛想由刻手漫漶

朝野僉載謂唐以鯉魚爲符瑞因爲銅魚符以佩之

楊用修謂唐姓李故以鯉魚爲瑞不知自隋開皇
九年已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十年悉頒於五品
以上官唐武德元年特改以銅耳非始於唐也
朝野僉載云僞周武姓也玄武龜也故以銅爲龜符
楊用修亦述之第蔡邕讓高陽侯印綬符策云退
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宜服佩曹植王粲
誄金龜紫綬以彰勲勳則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
龜在景平後魏董徵云腰龜返國昔人稱榮則龜
符不始於武曌矣

北國子監聖廟二門內左右列十石鼓鼓赤色字多
剝落卽周宣王獵碣好事者猶搨其文碣原在陳
倉宋移之開封元移於此今人多呼爲落星石葢
由我 朝以制秇取士士槩不稽古耳
秦始皇嶧山碑今但有宋摹者在縣治內莫知舊碑
摧毀之始按北魏主拓跋燾元嘉二十七年率兵
南侵登嶧山見此碑使人排倒之致始於此
今人墓前有石羊石虎拔石羊天祿也似鹿非鹿名
曰挑拔石虎者辟邪也似虎非虎以能食鬼故曰

辟邪今元旦畫形懸門正辟邪也荊楚歲時記謂

虎者誤羅願又謂挑拔一角曰天祿兩角曰辟邪

者亦誤若係一獸十洲記不宜兩著其名矣

輯柳編謂後人以石麟辟邪乃帝王陵寢所用改用

石羊石虎則漢宗資亦非帝王墓前已用天祿辟

邪矣且設此原以辟猛獸若用石羊寧復足畏

周穆王八駿有踰輪所謂魚文也詩云有驔有魚是

也楊用修乃引劉楨魯都賦馬似遊魚以實之所

謂馬似游魚者言馬之多且以寫水嬉之景與踰

輪抑何相蒙

麒麟有翼能飛故孝經古契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上有角廣雅曰翔必後處宋均曰駕六飛麟從

日月飛

韓非曰馬似鹿者題以千金則馬有似鹿者趙高所指寧無因乎

駿者馬之迅足也故牛羊之迅足皆得稱駿宋書何偃乘在前劉瑀居後瑀問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故疾此言駕牛之駿非馬曰牛駿也郭尚書廼列之

馬記

昔人謂始皇求仙終無所遇始皇東巡與安期生語三日夜生留赤玉舄爲報不可謂不遇也但始皇不知安期爲神仙謂之無遇可也

史謂漢文帝爲緹縈上書除肉刑矣然司馬遷以救李陵腐刑許廣漢以誤取他郎馬鞍下蠶室皆在武帝朝弘恭坐腐刑遷爲令在宣帝朝是漢尚未盡除肉刑也

范丹桓帝以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遭黨錮而

隱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令直以爲在官有清德而歌

龐德公雖隱于樊爲牂牁太守有作李參政父壽詩云却笑鹿門夫與婦雙雙白髮守田廬其意以龐之子不如李參政也亦不攷矣

兗州滋陽縣公移從水爲滋印文從山爲嵫問之或曰鑄印時誤或曰地多水故從山然則公移何憚一改

里人林德夫作先祠梁上書瓜然先大後小余譏其

子元巽曰所謂綿綿瓜瓞者謂其先小後大耳